歷史與空間

■成志偉

詩花催得心花開

自古至今，吟詠花卉的詩詞可謂車載斗量，難以統計出精確數字。赤橙黃綠青藍紫的妖艷百花，是植物中的精靈，人人見而愛之。富有才情的文人雅士，更容易被美花撥動心弦，讚歎感喟百花的詩句就從他們的筆端汩汩流淌出來。「桃花開東園，含笑誇白日。」（李白）、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」（杜甫）、「忽見寒梅樹，花開漢水濱。」（王適）、「不是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盡更無花。」（元稹）、「待到秋來九月八，我花開後百花殺。」（黃巢）、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」（歐陽修）、「花開花落無人見，借問何人是主人。」（武元衡）……隨手拈來的這些詠花詩句，都膾炙人口、長久流傳。

詠花，不同詩人的着眼點各不相同。因眼前的美花怦然心動，寫詩讚之，這是大自然觸發了詩人的靈感。各種花卉的美好形態、顏色、香味，對於感情豐富又極具想像力的詩人們，有極大磁力。因此，對自然狀態的美花予以欣賞誇讚的詩作，是讚花詩的主幹和大宗，多如牛毛，精品佳作頗多，在此不加贅言。另一類讚花詩，是詩人藉着描寫花卉，抒發個人的喜怒哀樂與恩怨情思，其內涵不限於花美花香上，更重要更強烈的是表達個人情緒，用花比喻自己。《紅樓夢》裡林黛玉寫過一首《葬花吟》，描寫這位愛花少女憐惜桃花謝落，築花墓以葬之，發出了「花謝花飛飛滿天，紅消香斷有誰憐？」的悲鳴。繼而情不自禁地訴苦：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！」林黛玉這首精製長詩，名義上是惜花，骨子裡是惜己怨人，在淒惻哀慟之間，發洩對自己生存環境的不滿，對封建禮教束縛個性發展提出抗爭。顯然，林黛玉寫花是託詞，目的是寫自己命運的不幸。

還有一類寫花詩，不止於對大自然美花的鑒賞，也不是怨天尤人、大發牢騷，而是融入了詩人的政治理想、事業追求和個人的生活觀念。唐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領袖黃巢，寫過一首《題菊花》詩：「颯颯西風滿園栽，蕊寒香冷蝶難來。他年我若為青帝，報與桃花一處開。」此詩氣勢很大，表明黃巢決心起義，推翻唐王朝，自己取而代之。他在起義軍攻陷長安後，曾短期掌握政權，但他不可能長期執政，不久被唐將殺死。黃巢生活在中國封建主義時代中期，離封建社會沒落崩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僅靠當時的農民起義是不可能真正推翻封建王朝的。他的活動，只能成為封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。他託花言志，雖提出過均貧富的口號，本質上沒有為百姓謀福祉，而是為自己的利益造反，想做皇帝，又性格殘暴，不得民心，失敗是必然的。所以這首詩口氣再大，最後只能成為他自己命運的輓歌。

由於時代的局限，我們無法苛求黃巢一類歷史人物。他們讚頌的花，如同他們命運那樣，在悲涼惆恨中早已凋謝。只有當時代發展前進到二十世紀之後，封建專制在中國土地上被清除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一大批真心實意為人民求解放、爭自由的志士仁人和英雄豪傑湧現出來，他們筆下的美花，才是芳香四溢、瑰麗璀璨。

那是在全國解放前夕，暗無天日的重慶國民黨反動派監獄裡，傲骨凜然、決不低頭折節的共產黨員白深富，在臨刑前詠出名詩《花》：「我愛花！」他愛的花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/不怕嚴寒/不怕黑暗/在漆黑的冬夜開放」。他深知花開總有落花時，但他堅信「一朵花凋謝了/但是更多的花將要開放/因為它已變成下一代的種子。」最後他吟道：「花是永生的啊！/我愛花/我愛倔強戰鬥的花！/我願為祖國/開一朵絢爛的血紅的花！」從水管裡噴出的是水，從血管裡噴出的是血。白深富等革命先烈，是用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武裝的、以天下為己任的優秀共產黨人，即使出師未捷身先死，他們仍能無所畏懼、慷慨就義，因為他們心目中的花，是生機勃勃的自由之花，是拯民倒懸的解放之花，是忘我獻身的生命之花。

真正為人民利益奮鬥的志士，他們寫下的詩，都是熱血和生命的結晶。他們詩中的美花，就是他們自己崇高品格的寫照。新疆維吾爾族烈士魯特夫拉．木塔里甫，在他的《我這青春的花朵就會開放》一詩中寫道：

■美麗的花朵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 作者提供

「假使我們能夠不斷地、英勇地鬥爭再鬥爭/那時我青春的花朵就會開放。……/假使帝國主義從地球上絕了根，一切被壓迫者從生活裡看到遠大前程，大踏步地向着幸福的未來邁進，那時我青春的花朵就會開放。」這是多麼高貴而驚艷的青春之花啊。被譽為中華民族「民族魂」的偉大文豪魯迅，1932年寫的《無題》詩中，有二句：「血沃中原肥勁草，寒凝大地發春華。」，對血灑中華為人民的英雄先烈，予以高度讚揚，深信先烈們用鮮血澆灌的美麗心花，必定會衝破嚴寒，在即將到來的人間春天競發齊放，帶給全人類自由、公平、幸福的美滿生活。

毛澤東也寫過吟詠花卉的詩詞，其中《卜算子．詠梅》最為經典。他在作品中讚頌梅花不怕懸崖百丈冰，凌寒爭俏。但她盛開只是為了報告春天到來的消息，決不居功自傲、掠友花之美。「俏也不爭春，只把春來報。待到山花爛漫時，她在叢中笑。」一旦人們久盼的春光照耀大地，百花爭相爛漫怒放時，她卻隱身於山花叢中，含笑與眾花共同享受春色的甘甜。寥寥數語，把一個高風亮節、大公無私、赤膽忠心、畢生為民的偉大人民公務員形象，栩栩如生地矗立在讀者面前。這是詠花詩的高峰之作。

美麗的花朵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她屬於全人類，更應該獻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各個領域裡的英雄模範、賢達良善。在當下席捲全球空前嚴重的新冠肺炎瘟疫陰影下，不顧個人生死，在第一線搶救病人的白衣戰士，以及在抗疫前線冒死工作的環衛職工、安保人員、防疫用品和生活用品生產運輸人員等等，都應該獲得人民群眾贈與的美麗鮮花。

古今詩詞中大自然百花齊放的盛景，令人神往讚歎。然而，只有地球人的心花被催開而怒放時，全人類才能平等共享美好的生活。這需要幾十億世界公民，用堅韌不拔的浴血戰鬥去消滅吃人害人的魔鬼、災難和瘟神，才能真正實現。

字裡行間

■黃仲鳴

潘柳黛有一段情

圖書館偶遇一部舊書：《柳黛傳奇——民國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傳》（合肥：安徽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作者周文杰（女）是潘柳黛（1920-2001）移民澳洲後的密友。她這書的資料，當然是潘柳黛提供。

看到這部書，我所欲知者，乃潘柳黛男友交往的情節也。果然有一段情，這部書是隻字未提的。

認識潘大姐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的香港。我曾在報紙副刊寫過她。後來收集在《臉譜一〇八：香港文化界點將錄》這部書內。〈臉譜六十七：南宮夫人〉寫的就是她。當時，我是用側寫的方法，透過作協總幹事譚仲夏之口說她：

「南來後，潘柳黛絕不向南蠻低頭，永講國語，不講廣東話；其他方言一律不說。」

「佢著作有《婦人之言》、《退職夫人》、《明星小傳》；影視界知己有白光、鍾情、林黛、李麗華等。曾寫劇本，著名嘅有《不了情》。」

「曾任雜誌編輯，親密女友有費愛娜、徐速太太、沙千夢等。」

「他還有筆名：南宮夫人。」

■這書乃潘柳黛晚年密友所寫，資料珍貴。 作者提供

一九四〇年代，她是上海四大才女之一，另三人是關露、張愛玲、蘇青。據《柳黛傳奇》所云，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延齡。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結識後，潘大姐頓被吸引，寫了一篇散文《熱帶蛇》來記其事：「我被蛇咬了一口」、「竟會那麼熱烈地喜愛起這條蛇」、「是一條具有非常魅力的熱帶蛇呢」、「明知道蛇是狡猾的，但我已經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最有能力的舞蛇人」，卒之，她和這條熱帶蛇纏上了，婚禮哄動當年的上海。潘大姐在上海文化界中誰不知曉？可是不到一年，她便和這條「蛇」分開了，懷着這條蛇的「蛇女」。

抗戰後，她來到香港，一九五二年才重作新娘，丈夫是蔣孝忠，是蔣經國的侄輩，生了兩子。一九六三年，蔣孝忠患腦炎逝世，這突如其來的打擊，潘柳黛「深感被拋進痛苦的深淵」，她說：「很長一個時期，我就變得像入了蟄的冬蟲一樣，哪兒也沒有心思走動。」

《柳黛傳奇》遺漏的一段是，她在香港結識了一位「秦居士」。在「臉譜六四」中，我寫道：

「突驚悉居士竟與潘大女士住埋矣，不禁呼之出口：『喂！喂！你真係咁叻？聽講佢好難搞㗎？』居士一臉佛相：『我以佛法感化佢也。』」

兩人「住埋」，也經他們的老友譚仲夏證實。這位秦居士曰秦孟瀟，是那年的《香港佛教》主編。雖與我相識，但少往來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更不知其落在何方矣。潘大姐一九八八年移居墨爾本後，兩人情誼料已結束。

《柳黛傳奇》封底內容簡介說：「曾和張愛玲齊名，但相較於張愛玲，顯然更加多姿多彩。」但論男女間感情，其震撼處，潘柳黛不及張愛玲遠矣。張第一任丈夫乃大大的漢奸也。

滄海桑田，今得睹《柳黛傳奇》，潘大姐與秦居士的風貌，頓飄腦海，不禁唏噓萬分。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■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密質質．嘭嘭聲．粗身大細．雞啄唔斷．留返拜山先講

粵語中會用「密質質」來形容又多又密。此詞原來演化自「密匝匝」：

匝/zaap3（習6-3）；變調→zaap1；變韻母→質/zat1

「嘭」，屬象聲詞，文讀「彭/paang4」，白讀「baang4」，如：一陣「嘭嘭嘭」的敲門聲；門外傳來「嘭嘭」巨響。廣東人用「嘭嘭聲」這個疊詞來形容撞擊時所發出的聲音，如：踢波踢到「嘭嘭聲」。香港人會用「嘭嘭聲」來形容一些具相當勁度的狀態，如：金價升到「嘭嘭聲」（升幅驚人）；今日如果唔係班夥計個個「嘭嘭聲」（行事迅速高效），個飯市實行「冧檔」（癱瘓）啫！

粵語中有所謂「粗身大細」；根據組詞的工整性，「細/sai3」由「體/tai2」音變過來：

「粗」對「大」；「身」對「體」

「粗身大體」用以形容挺着大肚子的孕婦。

廣東人會用「雞啄唔斷」來形容人說個沒完沒了；其中，「啄」讀「deong1」，「斷」讀「tyun5」。「雞啄唔斷」好像指雞無法把一條狀物體啄斷。如按此意，筆者相信大家也看不出此詞與「多話」有何關係。原來這麼多年來全人類是被騙苦了！實情是這樣的：雞在地上啄食時，頭部「不斷」上下擺動，看上去就像有人「不斷」說話的樣子；所以「唔斷」不指「斷開」，而是指持續不間斷的「不斷」（「斷」讀「段/dyun6」）。

當遇上某人「雞啄唔斷」、短話長說，或說些不很重要的事情時，如與話人在趕時間、對所說不感興趣或覺得不勝其煩時，多會說：

有乜「留返拜山先講」/有嘢「留返拜山（先）至講」

廣東人叫「掃墓」做「拜山」，此時你所面對的有兩種人——親人與先人。親人不像旁人，多會包容你的言行；在一年裡為數不多的「探望」中，不論你說什麼，先人也會樂意去聽或因無以抗拒而去聽。這樣，「留返拜山先講」正好比喻如不是什麼重要事就不用現在說。

對於一群為數不少的外傭（俗稱「姐姐」），她們會藉與老鄉假日相聚的時光以撫慰思鄉之情，所以每逢假日，一堆一堆「姐姐」遍佈香港大小角落。在「密質質」的聚會中，「姐姐」們高聲談笑、唱歌跳舞、大吃大喝，好不熱鬧；可外傭一旦在聚會中「中招」，定會累及其主人一家甚或造成屋苑大傳染。政府近日推出四人以上的「限聚令」，「姐姐」的聚會無疑深受影響；以下打油詩道出上述的情況與利害：

新冠肺炎限聚令，目的減少傳播性；
巡查勸喻話唔聽，出到罰單先知掟。

x　x　x

限聚令現已實施，姐姐點會話唔知；
假日通度一堆堆，一人中招衰成堆。

x　x　x

假日老鄉訴情懷，吃喝唱跳倍開懷；
思鄉情愁人明解，也要分一分好歹。

x　x　x

外傭聚會密質質，社區感染易過乜；
返歸全屋拉落水，你快樂時人受累。

近日有報道指有舞廳在「社交戒嚴令」下以會員練習舞蹈為由，偷偷進行了「早課」。會員大多是上了年紀的失婚男女，跳「老舞」（Old dance）一則可運動，二則可透過親密接觸來慰藉寂寞的心靈，所以這類活動甚有市場。然而，違令間接加大了社交感染的風險；正是：

匯聚舞廳晨咁早，牽手貼面跳老舞；
社交戒嚴當無到，或多個感染群組。

老人家及長期病患者可算是「新冠」疫情中的高危者，可「粗身大細」者同須作出高度戒備，「中招」或會對至少兩條人命構成威脅。因疫情「嘭嘭聲」，大部分香港人已待在家中，沒有正常社交好幾個月；當中已有人按捺不住，有三兩相約「吹水」的，也有一大群相約「開party」的；筆者就此寄語：

Long time no see有嘢講，雞啄唔斷沒法擋；
留返拜山先至講，吹時唔使心慌慌。

x　x　x

Peter、Paul約埋Mary，David、John約埋Maggie；
搵個地方開party，集體感染恨太遲。

詩語背後

■江 鄰

濛濛細雨太平山（上）

太平山，是我登臨次數最多的山。而每次登山的路，並不一樣。太平山究竟有多少條路可以上去，恐怕沒人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。我平生登山無數，只能說，太平山登山路徑之多，絕無僅有。港島四個行政區，圍繞太平山的灣仔區、中西區和南區，每個區的上山路徑都數以十計。就是離得較遠的北角區，也有多條行山徑，經由別的山頭抵達太平山。

這也許可以看作香港多元社會的象徵。歷史的偶然，造就了這座獨特的城市，中西交匯，南北共融，紛紜而通達。香港不是簡單的政治符號或經濟符號，她有自己的成長軌跡，自己的喜怒哀樂、光榮與恥辱、歡樂與憂傷。尤其在濛濛細雨中登頂太平山，這樣的感覺襲來，滲入心底，濃得化不開。

濛濛細雨太平山，山路蜿蜒白霧間
白霧如紗拂面過，不知不覺已山巔
此時回首來時路，半是葱蘢半是煙
一陣涼風驟然起，原來南國也冬天

大凡寫登山的事，多從山腳寫起，沿山路蜿蜒而上。寫太平山，卻不能如法炮製，山路入口實在太多了。所以，我就直接從山頂講起。

太平山本就俗稱「山頂」，建有山頂廣場。只是山頂廣場地處爐峰峽，並非真正的山頂，到太平山最高處香爐峰，還要步行差不多半小時山道。山頂廣場既是一座綜合性商場（前身為山頂酒店），也是一個地標性旅遊點。這裡沒有旺季淡季之分，一年到頭人流如織。廣場上除了應有盡有的各色商舖、老字號餐廳、兒童遊樂場等諸般設施，凌霄閣、杜莎夫人蠟像館、獅子亭等景點更是名聞遐邇。

任何一座山，都或多或少有一種彼岸效應：從山下仰視山頂雄姿，從山頂鳥瞰山下風光，各有其趣。只有太平山不一樣，它似乎是專為鳥瞰而存在的。人們談起太平山，通常不會講山本身，而是繪聲繪色地講山下的城市。並不是太平山沒有可講之處，而是這座山與這座城的結合太緊密了，從山頂這個角度欣賞城中的海灣和樓群，又實在太美。其驚艷程度，會讓你完全忘記自己所在的地方。有人說，把香港比作永不落幕的風雲大片，太平山是最好的觀影台，山頂廣場則是最佳卡位。

於此觀景，或麗日高照，碧空如洗；或新雨初霽，薄霧纏綿；或月色如洩，星漢渺茫；或華燈璀璨，煙火人間……其萬千之氣象，百般之風情，斷不是一篇文章容得下的。

登太平山還有一個引人入勝之處，山頂廣場並不是行程的終點，而只是一個轉折點。如果時間允許，你可以繼續山野之趣，也可以方便地返回市區。這時，你有多個方向、多種方式可供選擇。而你作出的每一個選擇，都會讓你看到別樣的景致，或踏入一段特別的歷史，不經意間領略香江百年風雲的點點滴滴。

往北是最方便的選擇，坐山頂纜車直達中環花園道。山頂纜車是香港最早的公共機動交通工具，迄今已連續運作了一百三十餘年。纜車靠兩根巨大的鋼纜拉動，路軌全長一千四百米。在相當長的時期裡，纜車座位是分等級的：頭等客殖民政府官員及山頂居民，二等客英國軍人及香港警察，三等客其他人與動物。車廂首排的兩個座位則預留給香港總督，掛着「此座位留予總督閣下」的銅牌。

山頂纜車是一個傳奇般的存在，它以最頑強的生命力，經風沐雨，成為香港百年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。多年來，不少港片甚至荷里活電影，都在纜車內取景。當你坐在陡斜而略顯侷促的車廂裡，看着山坡、樹木和遠處高樓的剪影從窗邊飛速掠過，會產生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。從纜車與鐵軌的摩擦中，彷彿聽到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戰車輾過亞細亞的轟鳴聲。

往北還有一條百年老路——舊山頂道，與纜車道同向而行，形成互補。這是從山頂到中環最便捷的路徑，徒步半小時即可到達。舊山頂道彎急坡大，上半段現已禁止機動車駛入。這條山道建成於1920年，當時稱山頂道，是市區通往山頂的唯一公路。1960年代，改稱舊山頂道，而把連接灣仔峽和太平山頂的一段司徒拔道更名為山頂道。沿着舊山頂道順坡而下，透過茂密的古木藤蔓，依稀可見斑駁的日光灑在高檔住宅樓的外牆上。一塊維多利亞城的舊界碑，寂寞地立在路邊。這裡可是中半山的淵藪，一個多世紀以來，多少財經風暴、豪門恩怨、風流逸事，掩沒在歷史的塵埃中。

山頂廣場往東，有四條出路，包括兩條步道，兩條車道。兩條步道共用一個名字：長而曲的叫芬梨道，短而直的叫芬梨徑。這個路名來自山頂纜車的動議人，也是當年山頂酒店的投資人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，港督軒尼詩接受蘇格蘭商人芬梨．史密夫建議，修建了山頂纜車。芬梨希望纜車開通後，山頂客流量增大，為他擁有產權的山頂酒店帶來效益。

纜車確實把太平山開發帶入了一個新時代，可惜酒店卻於1938年毀於火災。而今芬梨留下的遺產，大概就剩下這條芬梨道和芬梨徑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由於「芬梨」與「分離」同音，許多情侶到山頂遊玩，會刻意避開這兩條路。

兩條車道，一條是前面提到的山頂道，另一條是鼎鼎有名的白加道。這兩條道路周邊，是香港最集中的豪宅別墅區。比如白加道，長達一千七百米，只有五十一個門牌號，其私密性和舒適度可見一斑。這些門牌號所代表的，無不是天價大宅。其中，No.3美國駐港總領事官邸，No.11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官邸，No.15特區政府政務司長官邸，最為人熟知。

山頂別墅，已經成了一種文化現象。太平山豪宅盛名遠播，既是中國山頂豪宅的起源，也是全球豪宅的參照。擁有一處山頂別墅，是香江富豪的標配。不只是享受清幽的環境、開闊的視野、新鮮的空氣，更重要的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。居高臨下，太平山頂的一個門牌號，就代表了一切。近年來，山頂豪宅也成為許多內地新晉富豪躋身香港富豪圈的門票，成為他們圓夢香港的情意結。　（未完待續）